

农村业余学校补充读物



煤城斗敌

革命斗争故事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编 者 的 话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我省农村业余教育蓬勃发展，出现了一批社员常年坚持学习的业余学校。他们坚持忙时少学，闲时多学，常年不断；坚持实行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相结合，学政治，注意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；学文化，注重扫除文盲；学技术，注重实现科学种田，使农村业余学校越办越好。

“劳动人民要知识化”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。为了配合农村业余教育的蓬勃发展，适应广大社员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一套《农村业余学校补充读物》。这套读物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农业技术及文学艺术等若干本。

革命斗争故事《煤城斗敌》，选编了《煤城斗敌》、《抓舌头》等五篇作品，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，歌颂了人民解放军、民兵及党的地下

工作者英勇顽强，团结斗敌的英雄事迹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这套读物可能还存有某些缺点或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三年五月

目 录

煤城斗敌.....向 春 张 军(1)

抓“舌头”.....刘延广 阎兴胜 刘 礼(21)

军民一心斩豺狼.....孙家琪 李兴时(49)

借水歼敌.....王维礼(66)

捉 蟹.....李凤琪(73)

煤 城 斗 敌

向 春 张 军

“嗯儿——”捕人的警车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咳咳——巡逻的东洋马在疯狂的嘶鸣。一九三九年初夏，侵占我山东煤城的日本强盗，正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大逮捕。

煤城西南角有一片低矮的破草房，这里是煤城矿工的集中居住区，有名的“窑户村”。自然也是敌人特别注意的地点，到处明岗暗哨。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就从这里抓走了好几百工人，闹得家家关门闭户，街上断绝行人，法西斯恐怖笼罩在煤城人民头上。

就在这“窑户村”中间，有座破砖乱石垒起的草房，后窗下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穿青挂皂，肩膀上缝着补丁，大敞怀没系扣儿，腰间露出宽宽的腰带。这个年近四十岁的老矿工，就是我们煤城地下党工委书记朱大顺同志。他不时推

开后窗向外望望，正在焦急地等待从刘珍同志那里转来特委的指示。

怎么还不来呢？他自言自语地放下窗子，拿起旱烟袋，按上烟末，刚刚点着。就听后窗外一声咳嗽，接着乒乒乓乓窗棂儿响了三下。来了！朱大顺赶紧推开后窗，只见来人手按窗台，身形一纵跳到屋内，大顺赶紧将后窗关好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派去跟刘珍同志取联系的矿工党员陈刚。

“老陈，今天来回联系可不容易吧？”“没什么，仗着小巷子熟，在咱们工友家翻过几道墙头就过来了，街上特务汉奸再多，他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”“好！”朱大顺用劲地拍了一下陈刚的肩膀：“快说说刘珍同志的意见。”

“她说由于进山扫荡的日伪军，被刘铁同志率领的煤城支队打了个落花流水，敌人煤城副指导官杀人恶魔龟六，又在窑下失踪，鬼子煤城指导官小岛受到他上司的严厉斥责，限期十天，一定要他把煤城共产党的领导人抓到。敌人没有办法，这才大肆逮捕工人，妄图从中捞到一点线索，现在被抓的工友已经有一千多了。”朱大顺非常自信地说：“想从工友嘴里得到点什么，那简直是

做梦！不过，咱们应当赶快想出对策，解救被捕的工友们。”“对，刘珍同志也是这样想的。她说鬼子不放人，我们就发动其他工友在窑下破坏，不给他出煤。”朱大顺连说：“对对，在出煤上施加压力，逼迫他们放人。咱们马上设法通知几个委员。”“等等。”陈刚说：“老刘还让我告诉你，根据可靠情报，敌人已经秘密策划，想从我们几个工人骨干上打开缺口，要你特别注意一下。”“放心，从我这儿他们更不会讨到什么便宜。”

朱大顺话音未落，噚噚噚，在院子里望风的他的妻子王天英，一步跨进门来：“敌人来了！”

“啊！”陈刚直奔后窗：“那我走了。”朱大顺急忙拦阻：“来不及了！要是他们来抓人，恐怕这房子早被包围了。”又忙问王天英：“到底来了多少？”“两个。”朱大顺迅速作出判断：“看样子不象跟踪抓人的。”他顺手掂起一把劈柴的夹钢斧，递给陈刚：“快，藏到里屋去。由我来对付他们，万一不好，咱们就一齐动手干掉他！”陈刚把大斧一晃：“好！就这么办。”

篱笆门被踢得哗啦直响，王天英手拿正纳着

的鞋底急忙迎出去，她将顶棍一拉，门吱扭开了。汉奸高升领着一个鬼子兵快步闯到室内。朱大顺一见，不慌不忙，起身相迎：“二位，有事吗？”鬼子兵并不答话，贼眼只往里屋乱瞅，汉奸高升蒜瓣儿脑袋一摇晃：“指导官派太君来请你，我带个路。”“小岛请我？”朱大顺微微一笑：“好，那咱这穷窑户也开开眼界，看看这日本大官是啥样的。这就去吗？”鬼子兵不耐烦地说：“大太君的请，快快的！”

王天英见丈夫被鬼子“请去”，当然担心凶多吉少。可这时候她还是希望大顺赶紧跟着敌人离开家，好让陈刚尽快脱身，去传达特委指示，想法子解救被捕的阶级兄弟。忙说：“不用担心，家里的事我能安排好，你就快去吧。”朱大顺完全明白妻子的用意，一伸手拿起桌上的烟袋，冲高升和鬼子一摆手：“走吧！”说罢，朱大顺在前，两个敌人在后，直奔日寇煤城指导官小岛的魔窟而去。

小岛的会客厅里，今天布置得有些异常。大汉奸刘八正在那儿检查刑具，这家伙高不过五尺，水缸肚子，小短腿，六棱脸，萝卜花眼，趴

鼻子下边两撇蛤牙小胡，镶着满口金牙。身穿素罗裤褂，脚蹬礼服呢尖口便鞋，胸前金表链在闪闪发光。他手拿文明棍在那里敲敲打打。看这边皮绳子、钢丝鞭、烫人的烙铁、钉手指的竹签；看那边老虎凳旁，日本法西斯特有的酷刑，通红的辣椒水准备了两大桶。哼……刘八一阵阴险的狞笑：“朱大顺啊朱大顺，这回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”

“刘的，统统的准备好了？”刘八回头一看，原是鬼子小岛，他身穿和服，脚蹬木屐，站在身旁。立刻哈巴狗似地向他的日本主子施礼陪话：“太君，统统的准备好了。”好嘛，一上洋劲连中国话也说不成个了。

小岛轻轻点头：“你的报告，朱大顺嫌疑最大，什么的根据？”“哎呀太君！”刘八把水缸肚皮一拍：“我是这矿上的老股东，什么事能瞒得过我！几年前哪次罢工他都是委员，凡对工人有好处的事没有他不管的。前几天范明启被龟六太君打死，又是他聚众抬尸游行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这次偏又在皇军进山扫荡时，有人勾来煤城支队大闹煤城，龟六太君在窑下失踪。”小岛在

紧张地思索着，突然他摇摇头：“共产党是不会这样抛头露面的……”刘八一看小岛还是不大相信自己对朱大顺的看法，急忙又说：“太君，我敢保险从他身上一定能找到共产党。别忘了煤城支队大队长刘铁可是他的好朋友啊！”“刘铁！”听到这个名字，鬼子小岛真有点毛骨悚然，真叫刘铁吓破胆了。刘铁率领煤城支队杀汉奸、除日特、炸火车、闹煤城，搞得敌人束手无策，寸步难行。前几天小岛带兵进山扫荡，几乎被杀得全军覆没，他自己也挨了一枪，还算运气好，打掉了半拉耳朵，好歹逃得性命。

叭！小岛咬牙切齿把桌子一拍：“抓住刘铁这根线追下去！不招供就……”

“朱大顺到！”汉奸高升一声喊叫，朱大顺同志异常从容异常坦然地来到室内。只见他——身驱高大，紫红脸膛，高鼻梁，宽下颏，浓眉毛下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身着青布衣衫，声如洪钟，精神抖擞，他是个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；顽强坚韧，又是无畏的阶级斗士。对革命热得象一团火，对敌人冷得象把闪着寒光的剑。战士无畏，火海在前他敢跳；英雄虎胆，面对刀山

不皱眉。生就能折不弯的强脾气，斗争烈火炼成顶天立地硬骨头。朱大顺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人物。

朱大顺这番气派，使敌人心头一震。小岛与刘八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意思是恐怕不好对付呀！朱大顺没等他们说话，大大方方地问道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“没事还去找你……”刘八想给朱大顺一个下马威，谁知没和小岛想到一块去，话未说完，就被小岛止住：“不过随便谈谈，随便谈谈。请坐，请坐！”面对恶狼似的刘八，毒辣阴险的小岛，朱大顺坦然坐下，并掏出烟袋点着。然后扫视了一下室内的特殊布置，他完全清楚面临着一场激烈的战斗，严重的考验到了。这时候必须百倍的沉着，百倍的警惕。你看他若无其事地喷了一口烟：“那就谈吧。”

鬼子小岛端过一杯咖啡：“朱的，你的米西。”朱大顺笑笑说：“吃橡子面、菜团子的肚子，可不抗这个冲。有什么事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。”“好。”小岛笑咪咪地说：“今天请你来，是想找你打听一下龟六中佐的下落。”“龟六……”“龟六太君！”汉奸刘八声色俱厉地逼

问：“你们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”朱大顺故作吃惊地说：“什么！龟六副指导官不见了？哎呀你那么多人保护着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呀！”

朱大顺这股不紧不慢的劲头儿，简直把刘八的鼻子都气歪歪了：“少转弯子！你们到底把龟六太君弄到哪儿去了？”“我？”“你！”“哈哈……我朱大顺光明磊落，从来是有什么说什么。”小岛心说有门儿：“好，你的讲。”

“你们的人到哪里去了，你们自己知道。我和他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素无来往，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？刘大队长，你带这么多人没保护好他，出了事可不该拿咱们穷工人顶数啊！”好嘛，刘八心里话甭问他了，干脆让他审我吧。这小子萝卜花眼一挤巴：“姓朱的，狡辩抵赖可没你的好果子吃，看！”刘八把刑具一指：“这些玩艺儿可给你准备妥了！”满以为这一来就把朱大顺给镇住了，谁知他毫不示弱：“钢刀虽快难斩无罪之人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砍了脑袋也是不知道！”“来人哪！”刘八疯狗般地一声吼叫，高升和几个鬼子一齐拥来。“给我打！”

“是。”鬼子汉奸刚要动手，鬼子小岛把手一

摆：“慢慢的！”小岛这个老奸巨滑的日本法西斯军官，看透了对于朱大顺这样的钢铁汉子，硬打是没有用的，暗骂刘八笨蛋，这样会把事情办坏的。你看他皮笑肉不笑地走近朱大顺：“不要激动，坐下讲话。我们的朋友大大的，响鼓不用重锤，只要你能说出龟六中佐的下落……”

刘八的诈问，使朱大顺完全明白了，敌人确实想从自己身上打开缺口。但也说明了他们什么情况也没有掌握，大不了皮肉受点苦，心里反而觉得坦然了。今天不仅要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全组织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，想办法解救被捕的工人兄弟。任务是异常艰巨的，朱大顺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办到。他一看鬼子小岛要来软的，正好顺水推舟：“要是讲朋友，什么事都好说。”他紧皱眉头想了一下，突然问道：“龟六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”小岛忙说：“煤城支队大闹窑下的那一天。”“那，会不会被刘铁抓走了？”

“刘铁！”汉奸刘八正想借朱大顺与刘铁的关系来陷害他，万没想到他自己会谈出刘铁，以为有机可乘，拦住话头，急忙逼问：“姓朱的，

这可不是我冤枉你吧？刘铁是你多年的好朋友，他的事就和你的一样，你就把如何勾结刘铁，抓走龟六太君，老实招认吧！”哼……朱大顺一阵冷笑，不理刘八，反问小岛：“你们今天找我，是为了商议事儿，还是设下圈套要把我置于死地？”“这……”小岛被朱大顺突然反击搞得十分狼狈，忙说：“商议事的，商议事的。”

“好。”朱大顺霍地站起身来：“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，那我看到的就不能不说，不能不讲。”“顶好！你的讲，你的讲。”

朱大顺非常清楚，今天必须先在小岛面前拿倒汉奸刘八，才能战胜狡猾的小岛，否则不但不能救出被捕的工友，恐怕自己也难以平安回家。可是从哪儿下手呢？哪里又是敌伪矛盾的焦点呢？朱大顺猛地想到特委指示，心头豁然开朗，决心在煤上大作文章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战胜狡猾的敌人。想到这里忙说：“对，你的朋友大大的。可有人不怕丧良心，硬把我和刘铁拴在一起，想要我的命，真是陷害好人。过去我跟刘铁是好朋友不假，可早就没有来往，各走各的路了。如今，他干他的大队长，我在窑下老老实实

地出大力，你说还有什么相干？要是把过去跟刘铁一块干过活的，有过交往的，都给扣上勾结八路的罪名，你们可抓人太多，杀人太多了！”

“住口！”鬼子小岛听到朱大顺在要害处开脱自己，恼了，嚓的声从墙上抽下战刀：“你的狡猾大大的，死了死了的！”刘八也随着嚎叫：

“朱大顺！不说实话，今天你休想活着回去！”

朱大顺并无半点惧色，挺身进逼小岛：“我知道你们好坏不分乱杀人，今天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把话说完。指导官，你可不要轻信谰言，当心有人在于刘铁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啊！”“什么？”小岛一听朱大顺话里有话：“你的快快的讲！”

“请问你，刘铁的煤城支队三番五次大闹煤城，炸火车，烧棒场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不让你出煤吗？今天就有人竟以抓共产党为名，抓起了上千的工人，这还不是有意制造停产吗？”保证出煤乃是小岛的头等大事，朱大顺一句话就击中了敌人的要害，小岛是让刘八抓人不假，可没想到他会抓这么多，听朱大顺一说，老小子急了：“刘的，抓了多少？”刘八也没想到问案子

会审到自己头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一……千多了。”“啊！”鬼子小岛象挨了沉重的一棒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

朱大顺一看，行，起作用了。抓住时机节节进逼：“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‘官逼民反’，你们还在继续抓人，要是逼得工人不顾死活，起来跟你拚命，和刘铁里外配合，你又如何收拾？依我看出这种坏主意的家伙，说不定就是八路在煤城埋下的钉子。指导官，你要再思再想啊！话说完了，要杀要砍你就看着办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朱大顺这番话使小岛大为震惊。煤，赖以升官发财的煤呀！不错，八路破坏为的不让我出煤。可刘八也曾背着我偷卖过煤，今天他又私自抓了这么多工人，要真的停了产怎么向上司交账！要真的“官逼民反”和刘铁配合……哎呀，那简直太可怕了！他赞赏朱大顺有胆有识，怀疑他是共产党似乎太没有根据了，他讲出煤的问题，这是向着皇军啊。朱大顺确是肯在窑下出力，他想到那次采场大冒顶，是朱大顺不怕死治服了矸石，那次打通老洞，又是朱大顺领头处理了瓦斯毒气。这两件事的确干得非常出色，

不过，这是朱大顺同志为了救工人兄弟取得敌人信任，掩护自己，有利于地下斗争才干的。小岛哪能看破，当时就暗暗佩服朱大顺，认为这人在窑下很有用，想利用他。小岛思前想后，越想越觉得朱大顺说得有理，手里的战刀不由轻轻放在桌上。再看，表情也变了。刚才是怒视朱大顺，这时候刺猬眼猛地盯住刘八，倒不是怀疑他是八路埋下的钉子，而是想到他偷卖煤暗中拆自己的台，如今又抓了上千的工人，不是朱大顺提起，险些造成停产。不由越想越气，手指刘八，把脸一沉：“笨蛋！抓来的工人统统的放了！”咄！刘八心里话，到头来我落了个笨蛋：“哎呀太君，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放了？”“不放他们，你去挖煤！”“挖煤……”这时候他才回过味来，用手一指高升：“混蛋！”哟！高升心想怎么到我这里又升级成了混蛋了。“把抓来的人都放了！”“是，放了。”朱大顺心里暗笑，你就是全窑下都是人，也别想弄出一粒煤来。这里汉奸高升赶紧去释放被捕的工人，暂且不表。

老鬼子小岛满面带笑近前拍拍朱大顺的肩膀：“朱的，你的良民大大的，朋友大大的。”